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八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余大成

集生電士江南江寧人
殘夢

答吳五印

承手教自居于好嬾好閒好無益之書好無益之戲
又好折人之過尼山亦莫如之何意者是其短乎自
不佞視之道兄之短正道兄之長也雖然以為薑桂

口頭機鋒
文人餘習
而禪宗密
諦隱隱在
中

之性老而愈辣。所自挾者若是則已耳。設使天地多事。復生一更老更辣之怪物。出而相挺其勢。不得不與之相敵。敵之如或不勝。則將如之。何又或就此薑桂之。自謂老辣也者。取而付之大火。聚中。眨眼之間。灰飛煙滅。無復留有老辣之遺體。又將如之。何覺爾時開眼合眼。一場懺懺。便是自家也。莫如之。何又不須。尼山莫如之。何矣。語云。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或復轉勝於靚面之。呈交臂之。失正未可知。勿更云。別後相思復何益也。

答馬半邠

作門外猜
擬語也道
得一半

我輩從八股頭中。做改行生意。所難者。斷斷不在四句。伽陀中。攙旗奪鼓。便了一生事耳。佛印有句云。祇見悟心成佛道。未聞行脚讀詩書。若教孔子超生死。爭表瞿曇是丈夫。我輩詩書餘習未淨。悟心門頭未穩。孔子瞿曇分疆列界處。契券尚未交明。遽爾開口。安知非識心紙墨中之殘膏。賸馥乎。反不如分韻騷壇。引杯文社之為本等行頭矣。

陳丹衷
旻昭涉江江南江寧人

與宗開先論畫

昔人每着一筆。皆有千歲之姿。其于此道。蓋呂梁丈人之忠信于水也。故能移觀者之性。若思若尋。春秋之筆。一時交集。而不知其所動。今夫入丘林。見境大異。則勇作畫。不奇闢。以生人之勇。將有所畏耶。足下昨所示畫冊。可謂奇秀矣。大米袖中物。不能自保。幸矣。此冊不為余攫也。

與周減齋

昔人寫花鳥。極體物之妙。畫魚便忘鱗鬣。分明纔分。

涉江善於體物。宜其筆墨妙天下。

明。即。出。水。死。鱗。矣。當。如。烟。樹。荒。冢。急。雪。行。人。又。如。圖。瀟。湘。夜。月。漫。沒。綿。渺。始。得。其。漾。花。吹。絮。如。忘。江。湖。之。樂。耳。從。先。生。得。見。舜。舉。此。卷。身。坐。溪。澗。傍。不。作。江。湖。想。也。

傅汝舟

遠度江南江寧人
七幅菴集

與卓蓮旬

僕論列三代以來詩人。為桃都集中所輯。皆三千年間快心之句。于三百年中。得先生一人焉。夫瞿塘三峽。瞬息千里。作縱橫文人之觀。它溪澗。非不澹蕩也。

而勢不傑矣。琵琶羯鼓其聲脆以亮。禰衡昭怨寄懷焉。它絲管非不嫻如也。而興不酣矣。刀劍弦矢斷無留痕。殺人三百步。雄才壯士。性命寶之。它器械自見長。也不如此之鋒銛矣。糟丘麩蘖。引人着勝地。歡然一醉。陶然千古。它飯食。特令人飽耳。烏能似此。味之甚快乎。擅文場之心者。必發高懷之致者也。操筆陳之。雄者必縱墨池之態者也。先生詩高且縱矣。孰快于是。孤憤多。笑傲多。幽艷多。俳宕多。化人。湊墨。何所不可。此可與才士道難與名人言也。

吳國賢

一所江南上元人介茲曾王父白土山房稿

示門人

一所予受業吳晉字介茲者之大父學行淵雅四中式皆被乙例得貢不就讀書吉祥寺校徒四十人束脩盡以市書貯大樓中任弟子取讀更以餘錢付主僧以給弟子不繼膏火者歲讀

往見嘉隆士夫立心行事大能忠厚其發為文章必原本六經綜貫兩漢以及唐宋大家故雍雅蘊籍尚煦盛世和平之福今之所謂文章家一意刻薄小慧爭高此樹一議彼效其尤便辟叛道與解人頤遂至翻古人極不堪之事以為難遇鄙古人最至當之論以為迂濶每展一卷險削剽劫之氣如從紙上作刀劍格鬪聲噫可駭也文章關乎國運如此釀結日甚

五經一過
人稱其篤
行

澹喜為吾
友高蔚生
外舅隱居
雞鳴山側
吟詩送老
世無知之
者所著有
述酒亭詩
十餘卷家
貧不能梓
以問世無
嗣稿藏蔚

生家

一日悠悠江河將何底止乎

胡虞逸

澹喜江南休寧籍上元人
述酒亭稿

與杜于皇

向高素之士。誇說勢焰。譬向不關休戚者。訴痛苦。徒
自口角熱沸。而聽者耳根冰鐵。不知彼原不為卿面。
作計柰何。鬼手捉人。臂耶冷眼。如先生當已早為覷
破。

與林那子

知命人之奉天。如孝子奉嚴親。雖楚撻交至。而飲泣

順受其親。必且霽威而撫煦之矣。予每罹坎壈。初無
怨尤。故九死之餘。尚芽生意。倘非側席於幽人靜者。
如先生二三人。以任運守約之道。自相薰習。幾何而
不為天之戮民哉。

與友

昨聞足下談某先生事。座中似有微諷語。此何意也。
古之君子。聞忠孝節義之事。有三思。思効法。思讚歎。
激揚。思慚愧。勉策今之君子。反生三疑。疑聞而傳者。
或誤疑。或別有所為。未必從此起見。疑或出一時之

寫出世人
刻薄只是

自己心地
不淨便不
信世間更
有好人

病中調攝
宜於反其
嗜好真是
難事故忠
言每每逆
耳

須知世人
終日泣岐
亦是悠悠
忽忽

從缺陷中
看出便宜

激烈未必中心所安此輩此病皆因骨寒胃弱膽薄
腦枯全無生意陽明如何望他長進

與弟致果

服藥攻疾必以謹食忌為喫緊譬之一方不靖既以
良將克之隨以循吏撫之自然禍亂不作若服藥而
噉不宜噉之物是益疾也大抵病人所嗜食之味多
養疾而不養身者最宜防檢如幽昏之后必嬖諧媚
之臣但愛其足供一人玩弄即不利於社稷生民所
不恤矣君子康濟一身之理豈不通於天下國家哉

與某師

才向諸佛門頭問路便要親近善知識遠離惡知識
倘導引有差進步茫昧則百劫千生失陷到底譬大
路在西錯指東走若是蒙愚慢鈍漢子還可趕上喚
回若是精靈彊執之士脚力健腰纏富草鞵牢一往
無前因錯越走越遠越遠越錯矣

與婿高蔚生

余天之幸民也兩耳洞然而一耳不順兩目瞭然而
一目不睹其洞然者以屬垣不順者以收聽瞭然者

來

以燭物不睹者以反觀外廓不虧中運獨朗挾此游世不亦宜乎。

與孫公調

杜子怡雲謂予曰諦觀世人少有明明白白過一日者此語大有省發兄思之。

答友人

但求心之所安則儒理佛理兩不能越

吾兄於兵燹不靖之時棄母出家邪師許矣諸佛所不許也自心亦未盡許也何也以學佛不必定要出家而棄母則絕成佛慧命之種故兄在今日寧可不

成佛斷不可不成子以世有不成佛之子斷無不成子之佛也名纒放字今拋師命之乎自命之乎從來祖庭有如此油口頑皮法派乎亦大無味極矣逸與老兄有知己之素茲拈一詩辨惑若尚有人理在當速負一團一鉢歸環川慰老母擇近地之有泉石林水者結茅焚修往來定省亦便事也亦補過之道也不然令活母饑凍想念以死又等兄成佛度脫生天有是理乎深省深省。

李敬

聖一退菴江南江寧人

真好筆便
是昌黎便
是先秦矣

答王貽上

東隣之女美而一目肯西隣之子倚戶窺之見其美
不見其肯從媒氏求焉則宛然肯者也西隣之子不
答其不明而且重尤媒氏之罔已也足下向見僕章
句亦從戶隙矚之耳若再索全集則肯者見矣幸速
為掩覆之毋徒使人詬足下為媒氏也

羅孚尹取公江南上元衛人寄籍永陽家白門尊堂
橋畔原名光墮 籀壁稿

與劉公勇

取公以望
入之年著

士子不讀五經而讀楞嚴正如禪子不讀楞嚴而讀

莊子耳

等身之書
今歲已歸
道山撫此
遺墨不勝
惋嘆

與妙意老人宜之

偶見子昂着色一幅峭壁側立千仞下有棧道盤入
才數折即不可得見有一人勒馬於數里外仰面注
視如入雲裏僕謂此蜀道圖也變李將軍之法而為
之初看疑其質細看竟無底紙嗚呼古人心血噴唾
經歷日月始成一畫亡一畫如亡一身安得有千萬
億身為庸夫俗子之所矚剝也

與簡道人

或云欲事當以漸減。如炎摩天。意喜相抱。或執手遂
爲究竟。其次如兜率天。兩相笑語。遂爲究竟。化樂天。
共相瞻視。遂爲究竟。至他化天。但聞語聲。或聞香氣。
遂爲究竟。下士曰。此非薄減也。正是深妙。

與孟景沂論醫

足下善用補中益氣八味地黃二方。此古之周禮井
田也。夫古道誠難行。然舉世醫人。動云藥不執方。嗚
呼。彼尚不知古人有何方。古人立方。是何意。其間多
寡。去取的是。何見而行之。萬禩上。不畏三光之明。下
不傷百姓之元。的是何理。乃漫憑藥格之有無。手指
之勤倦。非不執方也。徑不用方耳。辟之診者。先不知
平人之脉。又烏知病者之脉哉。

與周減齋

嘗思古人所招之詩。何等簡奧。有意味。今人連篇累
牘。莫逮也。且因事關所。父招遂。以所招命題。何等新
奇。不知者。乃共詫以爲鑿。嗟乎。不典不雅。不鑿不奇。
杜詩韓筆。人云字字典。我只覺字字鑿。倘能知其鑿
之妙。政可不問其典不典耳。今人胸中。只爲有個典。

羅栖日子
當日謂著書
立說最要
杜撰此可

與知者道

字所以不能讀韓杜并不能讀古詩書繼續讀亦批糠
瓦礫耳善讀者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山而水之觸眼
即見其新固不待窮索而始得其力也

與櫟下論風俗

少陵云風流儒雅亦吾師風流二字談何容易吾里
之士徒取烏衣燕子吳宮花草一段些小風流稱為
六朝佳麗靡曼自失士夫既如是矣漸流及於閭閻
甚有謂金陵人即賣菜傭束一把菜亦有六朝風致
豈不可慨願與有心人以敦厚挽浮華

此語亦未
嘗不韵

蔡祖庚

蓮西抑菴江南江寧人

與石谿禪師

頃聞卓錫寒家原擬歸聆法誨罄我濶棕適遇西江
道侶鄧君善阿堵之傳因偕坐荒園聞雪廬中話及
庚辰之冬雪嶠老人過寒家鄉庄夜深作畫時某甲

叙述楚楚
有致

絡索老人歸去時狀老人吮毫漫荅吃茶便行十年
後示寂雲門果有吃盃茶坐脫去了一則機緣鄧君

便拈筆為

某

作侍坐老人圖仍屬

某

必求大師景俗

夫小影何敢輕辱揮毫但念既已妄追雪公之杖履

又獲坐石老之煙雲則這個鈍根面孔得度有分豈非大善知識之所悲憫而樂爲點綴者乎薄附溪毛聊代信香一炷伏惟慈鑒。

又

常語眷屬云我等今日原從費本得來向後卽不望生利斷斷不肯折本正與手教未出母胎之旨相合然經大導師一番提喚更加一番警策耳當家病危早已聞山中么魔復有煽邪說以搖動清規之意必須大家商訂嚴爲懲創金剛一杵豈爲此輩姑息耶

復友人

詹雷礪龔文思自尊署歸備悉茹蘗飲冰之况及掣衿露肘之虞乃知今日作吏苦又數倍於十年之前矣年親翁宦况蕭然自無他慮而芻蕘之誠欲爲一得之獻者大凡居官至十年之久萬人頌而或不能滿一二人之欲萬事善而或不能免一二事之偏灰線草蛇莫非釁竇風裁似當劑峻爲和持法似當以寬爲猛僚案紳衿以及左右奔走似皆當少示坦平俾生愛戴則邪謀可不弭而自戢矣不識高明以爲

入于官者不可不奉此言爲藥石

然否。

程希孔 望尼踞菴江南江寧人

自簡

自家座上。終日無客。是客賤我也。人家座上。終日有我是我。自賤也。故客至不即候門。客去不常閉戶。求免於賤。豈可得哉。

王仕雲 望如過客江南江寧籍歙縣人

荅龔勉之論堪輿

承先生賜風水一書。挑燈夜讀。初謂此理在有無虛

先生逢夏
即閉關不
輕就人讀
此令人羨
雙足尊

風水不必
信亦不必
全不信大
約積德之
人必獲善
也所謂天
與之也強

寔之間。今展轉思之。斷不為堪輿家所惑矣。竊笑里門素封。酷嗜青烏之學。無端勢占。無端力奪。迨力不及。奪而勢不能占。則百計陰侵。必謂祖宗父母葬得佳地。便可富貴子孫。信然。堯舜之祖墓必佳矣。何朱均皆不肖。生孔孟之先。壠必吉矣。何子思之後。鮮有聞人竊料。瞽瞍。姒。絲之砂水必惡也。不應特生受命之舜禹。大禹成湯之龍穴定真也。胡為反出亡國之桀紂。世稱葬書。推郭璞為第一。按璞為王敦所殺。自用其術。且如此。况遵其遺書者乎。至於葬死必合生

以人力圖
謀何可得
哉

命一父一子。猶之可也。生六七子者。必合數命而後
葬。兄嫉弟合。弟忌兄同。以一葬期之年。月。日時。合數。
子不一之生命。必至停棺暴露。風雨水火災祥莫測。
是終其身無葬期矣。先鄉賢公曰。從天理上下地。不
必向豐城口中覓頑然塊土。小子守先人之治命。止
取高燥。勿令水浸棺土。親膚足矣。孝子仁人以爲然
否。謹辭。

張

芳

菊人鹿牀澹翁江南江寧籍句容人

寄鍾孝虎

先生大雅扶輪。英絕領表。金竹之標。鮮長翠玉。茗以
尚白。能立。是真迥秋水于伊人。徒令悵春心于一方
者也。弟以孱材。謬先結綬。五稔于今。其効可睹。每念
環山春晚。孤襍清言。香生研滴之雲氣。喝杯浮之月
爾時朱顛。健骨如峰。元常活花在筆。家大風先生。復
以輞川之簡遠。脩淨名之清泰。至其揮毫落紙。尤雅
好我輩之疎狂。而雲矯磐石。皆江皋第一主人。門窓
榻几。咸淵淵留金石聲。迄今讀先生暨槐翁家大風
無事長相見行。真是舞袖翩翩。亂插繁花向晴昊也。

於雅麗中
能作放筆
淋漓瀉瀉

洵當年快事哉。

寄李三石

客歲夏五得聞三月內手教其時弟方在雁峰之麓中暑鍵戶聞蒼頭至開械快讀不自知煩疴之去體也。得句云北向好風山覆却南還遠信鳥銜來追思向來與二三同人古處交道感嘆久之大抵友朋朝夕笑言之樂正如聲色靡靡蹉過幾劫不復知友朋之艱難迨相去歲時睽以方域資以困衡使其居焉無與咨行焉無與輔然後恍然太息于久要之在是

菊人之爲人誠所謂蘭味蓮心者故一落筆亦淡如秋水

震風凌雨毋相悖負是爲難耳來教所云志向因之益勵者真久要不忘之言即弟五載湘南中間索處何限始知良朋難得而向者等閑蹉過爲可惜也。

寄胡雲矯

弟命本飄蓬束帶崑疆望里門似在天際自室無萊婦每顧矜孱弱息滿目凄然人世宦遊真有何樂曩者致一械于記室以兒女百年爲覩縷念荆布遺骸未遂丘首神傷實甚經年拮据始克令小女隨殯北還素笄麻衣歸依護樹弟方拭淚漣漣正未敢以親

字字清麗

迎為請也。迨客歲舍弟至署。乃知老姻翁過愛。不以弱女銜哀在室。俾就團樂。舅姑之命。又敢辭焉。第方離遠宦。未飭禮儀。破涕為懽。實所不圖耳。弟于此女。憐其相依貧賤。雲衣閣畔。能琅琅誦七字詩。得儷鳳。毛于願已足。但愧拙宦不減當年。每景通門。頗慚攀附。老姻翁為安定名裔。誦財崇誼。得毋喜其操作。而前可以舉之青玉案乎。則鹿車追隨。實事美一時風高。千古矣。

與繆中實

造語新清是唐人妙境較晉代之簡雋坡老之天真別有一種風韻

清麗是其本色更饒幽峭之致極馳騁而不流于宕往菊人諸牘皆裁答妙手而此尤其獨出者

春初興言理棹。不及造鄰一卮。記閣雨淒疎。花燈掩。夢雖練淨烟霏。愁緒橫塞。抽麗製中得意句。讀之慨當以慷。恨無旖旎雙鬟。檀痕珠串。飛過江雲耳。別時恍惚如夢。蠟屐到門竟去。尤難為懷。千五百里間。冬簪沈浮。襦褶冷燠。悠悠兀兀。以月為年。獨端居取秋。尊堂集。瀏連往復。髣髴遇佳人于燭下。擁名士于花前。觀俠客之弄丸。聽仙翁之嘯樹。因而思我道兄賦心詩律。詞品才峰。無不涵養情文。含咀聲節。獨其意思之所栖託。如尋幽夢。如覲仙霧。不覺突兀于楮墨。

若感遇詩曰。好名應自素心知。只厭庸疎不厭奇。一
再讀之。喟然遠念昔人。遊覽山川。撰成史記。愛奇也。
寂寞漢季。嗜酒著書。好名也。否則闖然行媚。何渠不
得快意。而低眉鉛槧以老乎。晉人云。使我有身後名。
不如卽時一杯酒。此又貿貿。但以名爲身後之知。如
世所稱三不朽。而不知古今一種。欵寄淵穎之至性。
前有高岸。後有深谷。自吟自嘯。自矜自惜。于其中所
謂顧影娉婷。無限情者。初未嘗濶迂爲身後之計。而
吾謂非真好名。愛奇。則不能爲也。因搦管爲道兄草
並上。而略一引端于此。

與黃俞邵

秋萼堂序。至數百言。恨爛于作字。俟相見時。同佳集
並上。而略一引端于此。

遶樹一枝至。俾老母遠涉。而此地又有水荒。將來尚
非吉土。故都可懷。當仍卜居南郭。否則良常仁畏之
間耳。臆前又有吳越之游。支離飄泊。賤骨應爾。弟嘗
怪少陵欲還嵩。維扁舟可徑到。而自夔涉荆。自荆涉
岳。自岳涉衡。屢遷其地。何耶。雲月鶯花。是處嘗新。憎
喜。暄。婁。是處嘗變。蓋亦有所大不得已者。而迫之使

菊人牘驚
才絕艷此
篇又從簡
雅堅其
秀遠光景
爲之一易

屢遷矣。來教至。知減翁又罹無妄。驚怛不能已。比當
路者之衡鑒。不知亦採聽三代之直道否也。龔山竟
化爲異物耶。弟近亦有哀挽朱槐里三詩。詩成輒作
數日惡。以此輓方老詩。每拈輒廢也。

紀映鍾

伯紫懃叟江南江寧人
真冷堂集

寄傅青主

僕聞太行之右有傅青主先生。奇士也。爲文磊落峭
峻。如其人。如其地。懷想未之見也。甲辰冬。得見壽髦
投予二詩。盤空硬句。推倒一世。舉坐爲之動色。更讀

無時手滑
賦之氣稜
稜層層最
有品骨

其我詩紫芝賦。俱不從人間來。壽髦真先生子也。壽
髦復向予言。先生入山或數日。必授一書。程其課讀。
歸問不得要領。乃嚴責之。得則喜。得而能指其孰爲
是。孰爲非。遺略文字。窺見言外之旨。乃大喜。即使習
一藝亦然。以是壽髦博物多能。思精而氣超。雖天資
高徹過人。要亦先生真實之教也。長安風雪。墜戶枯
坐。得壽髦而與之。上下其言論。興酣耳熱。出步河濱。
栖鳥啞啞。不下層冰。爲之不寒。豈非數十年曠事歟。
古人父子濟美有矣。張曹房杜。俱無人撐立門戶。而

狄梁公子光嗣爲地官。克盡厥職。李西平子愬。雪夜間道偏師入蔡。取吳元濟。兵不血刃。真能克家兒也。文章將相。原鼎足天地間。先生壽髦。又何憾乎。于其歸也。書此以報先生。并以志吾樂。

張

怡

白雲原名鹿微。字瑤星。江南江寧人。栖霞集。

與楚雲和尚

淫雨兼旬。苔侵竈額。晨突無烟。數息宴坐。因戲吟曰。萬綠陰中。置此身三旬。九食未爲貧。若能辟穀。應輕舉。誰與名山作主賓。拈呈吾師。乞一轉語。

又

昨坐孤峰上。俯視游人。勞勞攘攘。薨薨緝緝。不知忙個甚麼。立脚稍高。便覺紛紜可厭。况碧落上下。視野馬乎。經云。世界衆生。如一器中。聚百蚊蚋。啾啾亂鳴。鼓發狂亂。真可痛也。午餘當過丈室。極譚。

與友人

承示郁溪先生易解。鈎深探賸。良工心苦。然易道易簡。記曰。潔淨精微。而不賊。深于易者也。今就斗室之內。有賓有主。有尊有卑。或語或默。或動或靜。何處非

不是談易
竟是談禪

易何時非易。若但求之于陰陽五行而不求之于乾首坤腹坎耳離目之間。恐似宋人之楮葉也。皇極經世先儒奉爲拱壁。舉聖人所不知不能。不論不議。而知之能之論之議之。廣矣大矣。然竊自念七尺之躬。百年之內。子臣弟友之間。多少欠缺。未能無憾。而侈言元會運世。無乃非自卑自邇之旨乎。夸父逐日。祇自困耳。來札云。此事須住山二十年。盡絕人事。真實參求。始有入處。無論塵勞擾攘。不得如所願。卽如願矣。此二十年中。穿衣吃飯。出入起居。應人接物。燒香

換水。又作甚麼理會。竊恐鷓鴣子飛過新羅了也。輒獻狂瞽。知不河漢。

與周減叁

承命搜求山中碑碣。止據金石攷所載。今僅存者。陳江總棲霞寺碑。唐高宗御製徵君碑耳。然已非原本矣。其他竟無覓處。至于石上題名。及所勒詩偈。盛仲交小志所載。復十迷八九。嘗求其故。大約有三。石脉潛長。人自不知。曾見天開巖一詩。猶有數字可辨。皆中分爲兩蓋。石骨長于中。故字形移于外也。又藤蘿

臆度之論
但有至理
遂似確有
典據者

日滋塵土日益多被埋蝕而石有長亦有消昨至巖
下一巨石崩殞數段橫塞徑上去秋未之有也則知
無時無日不有陵谷而昔賢欲立碑山上沉水底
以爲不朽毋乃見與兒童鄰耶又所存字畫完好者
石質必細潤受撫摩而龕疎者多漫滅此如人之温
克多壽而粗豪多不永年亦至理也何日入山當面
印之寺壁响嘯碑楊時喬摹者附一紙去幸辨之

與姚寒玉

新茶少許山中所產弟手製也道兄試于揮毫微倦

時汲取永寧泉烹而啜之兩腋當亦作梅花香宋宣
仁后云指揮建州更莫造密雲龍揀好茶吃了生得
甚好意智瑤道人此茶正是益智金莖不數他密雲
龍也一笑

黃虞稷

俞邵江南江寧籍福建晉江人

與吳山賓

諱非貴池人

今世風雅壇坫不乏主持獨實學一途幾成絕響足
下潛心六藝流覽百家之傳注而復家有藏書倘于
絳帳之中勒成一書析先儒之異同闡往聖之精奧

成一經不刊之典。以式後學。繼往開來。厥功偉矣。僕
 之先人嘗言。不變者道。不朽者經。道非一家。私物經
 非一人。私議以為大全集注。盡埽百家。而歸之宋人。
 又盡埽宋人。而屬之朱子。不知鄭司農。鄭北海。注周
 官十異。其五。劉向。劉歆。父子治春秋。或主左氏。或主
 公羊。不相為也。紫陽金華。夙稱臭味。而讀詩紀端。主
 毛公。不必與紫陽同。嘗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
 漢儒博物攷古之功。而遷延不果。就以迄于大故。僕
 亦有志于是。冀留此讀書種子。而末學之士。各是俗

博約一
 致乃稱通儒

師。輕非往古。彼義疏之雅。故彖象之微言。不墮蟲魚。
 卽淪罔象者久矣。然宇宙至大。豈無白雲楚望其人。
 者。抱經林藪。潛持運會。但同太常之口授。卽為魯壁
 之遺音。足下居邇星源。彭蠡之間。計必心識其人。幸
 以薪火相傳之緒。共一昭明。僕卽不學面墻。亦思懷
 鉛槧而從事也。汾亭在望。我勞如何。

與倪闇公

近代著作。可觀者不少。然弟所服膺者。三家而已。列
 朝詩。以風雅寓史學。浮山通雅。以名物傳經神。新鈔

羅柄曰屈
 指當今約

略數家非
然推奉
也

藏弃兩集。以性命道德之精義。文章問學之微言。而寓諸寒溫之緒語。皆世所不可不有之書。亦世所僅有之書也。竊謂列朝詩汪洋如海。通雅蘊積如山。新鈔藏弃之經緯條貫。自成一書。亦當如大川名瀆。委輸貫注于天地之間。鍾阜匡廬。不必列于四望。而出雲雨。現怪物。居然名勝者也。

與計甫草

讀足下與櫟下夫子書。謂吳人有爲正錢錄者。足下喻之如遺溺泰山之上。山高且大。初不知也。善哉喻

但引一事
爲証不必
更言其人

乎。雖然。卽使其真。能刻削巉巖。鐫磨丘壑。究與巖巖何損。仰面唾天。自汚其身。祇益其愚而已。因憶得一事。當歸熙甫先生時。有朱檢討者。詆訾其文。擲之于地。至日之爲崔信明水中物。王鳳洲先生嘗記之。今熙甫先生姓字。揭日月而行中天。彼朱檢討者。卽欲爲長庚啓明。分末光以司一隅。亦不可得。爲斯錄者。何以異此。姑與足下俟之而已。

與羅以獻

張澹翁當初度日。偶過舊書肆。遇洪覺範石門文字

張菊人罷
官後並四

壁亦無文人作吏能自刻苦高品無第二人也

韻事好友真堪紀傳

天下之惡皆歸端木已切戒之矣然正史家之失方呼尚視千載

禪喜甚歸語其內人曰今日釀酒肥哉以供醉飽放箸無餘粟且不繼孰與名花一瓶香茗一盃足娛吾蕭辰邪內人笑曰是不若花茗之為樂也澹翁曰然則子且脫所愛以莊嚴文字禪矣內人欣然質簪珥博書歸讀之終夕及通籍時尤苦貧其內人復割畫叉錢鬻法苑珠林以稱慶曲江宴罷袍笏歸來然雙椽盡一編漏五下起衣冠與同輩候座主門猶袖一冊背人私閱如舉子槐黃期近將踏省門者昔人云天下惟有福人方能讀書必如澹翁者方克稱洪範

嚮用之義

與減齋先生

南董既往世間史筆寧復可信僕嘗疑南史所載諸帝如宋之前後廢帝齊之鬱林東昏其淫酗暴虐浮于受辛履癸無復人理及考宋書作于沈約齊書作于蕭子顯皆承纂弑之際欲為道成衍諱其惡故不難為故君甚其詞耳兇人點染被害之家寧有好語兩造陳詞亦決不目怨家為西山柳下也先生日光如炬者必有以辨祈教我

高

阜

康生江南江寧人
蘿栖稿

與周減齋先生

寒家敝垣上薜蘿見者多賞其初夏展放時新綠如
 染葉葉鱗次微風過去作碧波千萬頃而某更領略
 秋冬之際霜深宇淨落葉滿庭階如在萬山深處令
 人意思孤遠因憶此蘿為先君手植至今三十餘載
 先君見背已二十餘年猶令某對之肅肅不敢作凡
 近想生我之教訓固何時已乎敢請先生為書蘿栖
 字以寵其居誌不忘也

胸中別有
領略下筆
自成異觀

答周雪客

承示三蘇文字全從國策中得來多有可議蓋以戰
 國縱橫陰謀權譎其言不本於道德非儒者所宜稱
 然其文字博辯變化無端師其筆意可以曲暢事理
 眉山亦取其文字焉耳嘗謂文字之佳者相其形氣
 如天地之有好山水入眼快心忻然神賞何暇更及
 其他况以彼之筆意而抒我之事理乎彼鷺湖鹿洞
 諸賢非不中有所見而言詞庸沓不足起其勢又何
 以卓爍今古也或曰眉山之論亦有類於權略者以

以此衡量
古今人文
字百不失
一然恐世
更有不知
廬山面目
者

予言之。豈獨眉山之權略不可廢。卽國策之權略。又豈可盡廢乎。善乎司馬子長之言。曰戰國陰謀亦有可採者。

又

讀書學道人。第一要根器。根器一分。進步一分。根器十分。進步十分。如淮陰。勝下與子房。同一忍辱。止爲胸中有見。雖無賴少年。皆可師資。何必圯上老人。然僞遊雲夢。一女子能縛之。亦由其根器。止能感召市井耳。使孺子可教。安在無如老人者。深爲指授也哉。

可見天下無不可益我之人。彼唾面自乾。猶是度外置之耳。

答友

讀大作。本是一層。分作三層。須看其合。三層爲一層。處何等透快。何等淋漓。如畫家皴染設色。凡用幾層筆墨。而觀者止見其蒼翠欲滴。烟波萬狀耳。

示遇見

禽之鴉鳧獸之犬驢。以及蛩蟬蜂蝶之細。皆世人所甚簡賤。而詩家往往不遺五字七字。中偏若藉此。族類以助發其靈思。增長其氣色。可見天壤間一切含生。皆與慧業文人。實有交涉。若有離之不得者。何況

從來未發說出遂成至理

人羣豈可輕爲傲忽而莫之泛愛乎。

與蔚生弟論畫

昔人論畫
有以燈取
影者亦是
此意

畫山水雖與人物花鳥不同。然貴得其神氣。則細大總無二致。嘗見陳章侯畫絡緯娘。項前二鬚。騰騰隆上。如一身全力赴注於此者。自根至杪。不得徑以灣直舉。其妙儻山水家具。此手筆則一切崢嶸蕭瑟。變滅不定之景光。無不逼出矣。予冬日坐明窓。窓格內紙僅三寸許。日光射蛛絲影。飄其上。度可二寸有餘。細塵微封其上。隔窓視之。其窈嫺縱送屈伸自如之狀。並塵封若有若無。一一肖似。真有畫家所不能措手者。吳道子李龍眠諸公。想當從此悟入。然則工畫者。豈必遠求藍本。專事臨摹爲哉。卽有事臨摹。亦須先得此意爲貴耳。

示門人周龍客

偶遇一友論文。言八家之文。縱使極工。滿紙筋骨而已。至於聲響色澤。固無取焉。不知此種文字。原非小。小法力之所能盡。而反謂其啞然無聲。黯然而無色哉。觀其處處赴節。豈不是聲。以此言聲。聲莫宏焉。字字。

香以女兒
爲上則知
色之正處
端在何等

按義豈不是色。以此言色。色莫顯焉。且夫天下之言
色。未有不推南威西子者矣。夫豈青黃赤碧之謂哉。
淑秀秉於天然。而精澤溢於膚表。見者或以爲舜華。
或以爲渥丹耳。然則舉世皆登徒。又孰知色之正處
哉。

與黃俞邵

先聖一切
制作未有

比今人一切嬉戲之事。古人俱收入學問中。如琴瑟
不離於御。歌聲若出金石。卽今之吹彈度曲。類也。古
人以此等調養性情。涵育德器。至後人遂流爲淫蕩。

不本人情
者

之具。以故言學問。則過於拘苦。今之道學先生是也。
言嬉戲。則至於蕩閑踰矩。今之浮蕩子弟是也。安得
起先王於今日。而合而一之。則世之人。既不得輕言
嬉戲。而學問亦不至於槁情滅性。古樂復作。大道宏
通。豈非至風流至大雅也哉。

與周鹿峰

一樣好文
字兩樣看
法總見古
人著作有

莊騷二書。昔人推爲合璧。然讀莊子。不待解其意義。
已妙其聲音節奏。直欲繚繞半空。言逍遙便如鯤鵬
之獨運。言齊物便如天籟之自鳴。令人一上口。已覺

過人之才力

舉體欲仙。讀離騷。不可不解其意義。須細認其前後。重疊左說右說處。全是一段憂君愛國之念。纏綿不解。欲挽回無從。挽回欲舍置。不忍舍置。自嘆自解。直有無可柰何者。故篇中薜荔、芰荷、蘭、茝之類。前後數見。雖似複說。其中淺深各有不同。正不可作一色看。不然。但聆其聲響。則不免與詞賦小道同一標流矣。豈得謂與日月爭光乎。以是知古人著作。主於聲音者。偏要深其意義。主於意義者。偏要亮其聲音。豈至如後世作詞曲者。但取有腔有板。而文義都儻。龐眉老人述舊事。但期意思顯白。而詞氣錯雜不堪入耳者乎。

與吳冠五

人情事局。都壞於末世之尚圓通。故有識者多謂當以方正持之。如狄梁公。人有以模稜兩可。全無特操。爲病者。不知梁公全是以處骨肉之間者。處人國化。其成心留爲吃緊。一着用耳。彼倖倖自負者。託名於立朝。貴有風節。一味激烈。不顧人情之所安。不但無濟。以之召釁有餘。而不學無術之人。至以此等處國。

世人又未
可以此藉
口一部廿
一史是非
茫茫誰爲
之折衷者

事者處家事蜀洛之爭兆於聚族三數人中而莫之
 稍解此猶兩手自相攫搏兩目自相忤視而謂彼之
 實甚也豈不哀哉故人之處世不可過生分別



結隣集卷之八終

